

同伴

李逸民著



同伴

李逸民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963年·太原

同 伴

李 逸 民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山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1/32·5印张·95,000字

一九六三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六三年三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5,050册

统一书号: 10088·480

定 价: 四 角 五 分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李逸民同志近年短篇小说创作 14 篇，
《雏燕初飞》描写一个有文化的青年回到农村，积极劳动，钻研技术，虚心学习，主动和老农搞好团结，终于在农业战线上大展才能；《返乡》通过许多有趣情节，写一位干部家属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后的高尚风格 and 动人事迹；《老代表》和《老队长和小队长》都是描写农村青年干部怎样尊重老农，把自己的积极热情与老农的宝贵经验相结合的故事；《口头通报》和《兼职饲养员》描绘了爱社如家的老农形象；《幼苗》、《老赵同志》、《看库老人》等篇，都以朴素的文字，塑造了农村中不同先进人物的形象。这本集子，从多方面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中的现实生活。

目 次

宋支书和小龙龙.....	(1)
同伴.....	(16)
兼职饲养员.....	(23)
幼苗.....	(32)
老代表.....	(38)
返乡.....	(52)
雏燕初飞.....	(64)
金斗奶奶.....	(75)
老队长和小队长.....	(88)
看库老人.....	(100)
老赵同志.....	(110)
“口头通报”.....	(125)
翠花爹和翠花媽.....	(131)
一个婴儿的誕生.....	(142)

宋支书和小龙龙

秋菊在紧靠炕沿的地方，给小龙龙支了个独身床。床下放一口破板箱，她把箱里箱外用湿抹布擦了个干净。然后，解开一个红包袱，把小龙龙的衣服拿出来，一件一件翻看了一遍，干净的迭起来放进箱里；不干净的放在炕头，准备明天拆洗。

拾掇完，天黑了，刚点着灯，猛听见大门“咕咚”响了一声，她掀开门帘往外一看，原来是她孩子的爸爸、大队党支部书记宋维群回来了。

“维群，我把小龙龙领来了！”她转身回到桌旁，随手把灯拨亮，怀着满心高兴，指着床铺说，“你看，那是我给小龙龙垫的，你看高不高？”

宋维群朝床上床下看了看，突然皱起眉头，很不满意地说：“你怎是这么个人？”

“我是那么个人？”秋菊瞪着眼问。“领小龙龙来，是你出的主意呀……”

“我说的是这，是这！”宋维群走到床前，把床沿拍得叭叭直响，咬着牙说。

“哦，嫌我拿这个呀。”秋菊心里亮了。她身子一扭，坐在炕沿上，向丈夫声明道：“你不要以为我是爱财。今下午我去了小龙龙家，只说把小龙龙领回来，保娃奶奶一伙老年人直撺掇让我把小龙龙的穿戴，床板带过来，说孩子不管到谁家，总得有衣穿有床睡。我一想，对呀，别的咱不要，孩子当用的不能不带。这样，大伙就帮我拿过来了。这口破箱子，是盛孩子的衣服用的；床板，是让孩子睡的；衣服是孩子穿的。”

宋维群听完，沉思起来了。

这个生产队，有个“外来户”。不幸，女的去年死了，男的昨天也死了，两口子一死，留下个七岁的男孩——小龙龙。宋维群见孩子无亲无靠，便同他女人商量把小龙龙收养起来。秋菊也有这心事，只因自己有三个孩子，再收养一个，怕照护不过来。宋维群给她上开政治课了：“秋菊，你好好思想思想，要是都害怕受苦受累，这缺爹少娘的孩子，就只好象在旧社会一样，让他讨饭了……”

宋维群开会走了后，秋菊越想越觉得丈夫说得对。她坐不住了，就往小龙龙家把小龙龙领回来了。

宋维群了解他女人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有时虽然想得简单，有点固执，可她心地善良，为人正派，凡事只要把道理讲清楚，她一向是他的主张的追随者和拥护者。正因如此，结婚十多年来，夫妻商商量量、和和和气，从未发生过什么大的矛盾。

宋维群想了想，便把站在一旁的小龙龙拉到怀里，抚摸

着孩子的额发，向他女人和缓的说道：

“秋菊呀，我晓得你不是那号沾小便宜的人，我是嫌你办事情不肯动脑筋。你就不想想，把这几件东西拿回咱家，会不会招到别人的闲话；咱收养小龙龙，是看上人家的东西啦！”

“谁要看上这是利，谁就收养，我才看不上这便宜哩！”

“看看看，说你不动脑筋，你又来啦！”宋维群笑道。

“我这话的意思，是要咱们没病防病，并不是说有人已经这样反映啦！俗话说：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社员看的队干部。咱是干部，处处都得注意呵！你懂我的意思没有？”

“懂啦！”真的，她懂啦。她想到她男人是支书哩，去年整风的时候，大伙对队里干部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，可是批评她男人的却很少，大伙议论起她男人来，不论当面背后，没有人说不然的，这是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他平素干工作吃苦在前，得利在后，处处能给大伙起带头作用。想到这里，她着急了，指着床铺，问：

“这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送，马上送到小龙龙家！”宋维群头一摆，断然地说。“刚才开会时我给队干部们提过：把小龙龙家的东西全部登记起来，队里需要的可以借用；不需要的，交给队里保管员统一保管起来，等孩子长大了，所有权仍是小龙龙的。”

宋维群正在卷被褥，拆床铺，他那三个孩子放学回来了。

听说要往小龙龙家搬东西，不问缘由，三个小家伙便自动插进来帮忙。

“不用你们多手，”宋维群把小龙龙抱到炕上，回头朝他的三个孩子嘱咐道：“今后，小龙龙就在咱家住了，谁也不许逗他哭！快上炕去，帮小龙龙好好温习功课。”

宋维群把床板铺盖等物送到小龙龙家，只见房里点着灯，有两个人影在晃动。进去一看，是队长和会计正在登记房里的东西。会计一见宋维群，忙拿起桌上的信说：“老宋，这是刚从炕席下翻出来的，是小龙龙的舅舅来的信。”

从信上看，小龙龙的舅舅是个干部，问他姐夫孩子上学了没有？家庭生活有无困难？要他姐夫很快回信。这信是前几天才收到的。

宋维群想了一会，说：“明天你用咱大队名义给小龙龙的舅舅回个信，就说小龙龙的爸爸病死了，留下小龙龙，由咱们队里照护，请他放心。”

队长看了看宋维群送来的几件东西，不同意这么作：“老宋，这几件都是小龙龙当用的，拿去吧，不要登记啦。”

“不，凡是小龙龙家的东西，一针一线都要登记上。”宋维群说。

队长正要说什么，又被宋维群打断了。

“德成，”他叫着队长的名字说，“我忘了问你，咱西滩杨树壕那片棉花地是怎么搞的？今天我去二队检查工作，路过杨树壕，顺便看了看，地两边锄的很好，可中间有一块，

苗子还没定哩！”

德成和宋维群是一个“宋家”，是宋维群的晚辈，他对宋维群一向很尊敬。见宋维群问，就笑了笑说：“杨树壕那片地包给天水爹小组了，天水爹这老汉，心软，对捣蛋的人拿不住。他们小组前几天在定苗时，实行了按人包垧，中间那几垧包给了调皮鬼小管，小管光拣工分大的活儿干；他见刨草的工分大，苗没定完，就去刨草了。昨天我已经给小管说过了，他答应马上就go定苗。谁知道他现在还没有干哩，这人真成问题！”

宋维群的眉头又皱起来了，他对德成这种简单化的作风很不满意。但是又一想，德成是个青年，工作起来劲头很大，就是缺少办法，要批评这些青年人，不能光指责他的错处，更重要的是要教给他办法。

“德成，”他想了想说，“我问你，你说小管捣蛋，他为什么要捣蛋？你和他个别谈过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”德成摸着脑袋说，“整天忙得顾不上。”

“什么，顾不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顾不上，队里才出现了捣蛋的人。”宋维群态度和蔼，但口气非常严厉。“就说小管吧，他不愿意定苗，喜欢刨草，这究竟是为啥？是因为小管滑头，专拣工分大的活儿干呢？还是因为你们的农活定额不合理？这问题很值得研究。……你忙吧，等会儿咱俩一块到小管家谈谈，摸摸他究竟是啥思想，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德成高兴了。

登记完小龙龙家的东西，会计挟着本子去了队部办公

室，德成和宋维群往小管家走去。路上，德成又想起宋支书和他女人往小龙龙家送东西的事了。凭心而论，宋支书这人各方面都很好，就是对自己太苛刻了，当干部不应讨别人便宜，可也不应该老吃亏呀！宋支书两口子养着三个孩子，全家收入本来就不怎么富裕，还要收养别人的孩子，而且连人家一针一线也不要。德成觉得，从宋支书来说，认为这是应该的，可是从群众这一边来说，也应当替宋支书想一想呵，这样下去，会不会影响宋支书一家人的生活呢？这确实是个问题。他前后左右看了看，见没人，就压低嗓子向宋支书说：

“老宋，队里还有四斗玉茭哩，等会我给你送去，这是对小龙龙的照顾。”

宋维群亮着嗓子问：“玉茭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队里种地剩下的。”德成仍用很低的声音回答道。

“前几天队委会讨论过，决定把这几斗粮食照顾给队里的困难户。评了几次，决定不了，粮食没有发下去。”

“为啥决定不了？”宋维群站住问。

“意见不统一。”德成烦恼地说。

“你们是怎么评困难户的？”宋维群一边走一边问。

“是队干部在一块儿评呢？还是让大伙评？”

“还敢让大伙评！”德成连忙说：“我们几个干部在一块研究，意见还不一致哩，让大伙讨论，那会吵破天哩！”他见宋维群不表示态度，忙补充说：“老宋，救济这号事情，比不得别的工作，千万不能让群众评议。说句不好听的

话，一让大伙讨论，‘肥猪也哼，瘦猪也哼’，都说自己困难，真假难辨了！”

宋维群听他说完就问：“照你这么说，群众，不如干部高明；队里委员，不如队长高明；不经群众讨论，不经队委会研究，把粮食送到我家，大伙就没意见了？”

“老宋，不是这意思。”德成赶忙解释说，“如今照顾的是小龙龙。我觉得，让群众讨论，等于多走一个过程，老实说，照顾这个孤儿，谁能不同意呢！”

“不是你觉得不觉得的问题，这是你在思想上还不相信群众。”宋维群态度依旧很和蔼，但口气比刚才更有分量。

“刚才我不是说过，小龙龙由我收养了，他已经不是什么孤儿，用不着照顾。德成，明天晚上开个全队社员会，我也参加，你就大胆的发扬一次民主，让群众充分地讨论讨论谁应该得到照顾。不怕，我帮你的忙，天塌不了！……”

德成脸红了，知道这是宋支书对他的批评。宋维群遇到下边干部做错了事情进行批评的时候，他就象部队上的排长在教练新兵一样，不光在口头上讲一番道理，而且尽可能来一个示范性的动作，给别人一点启发。因此有时他的批评虽然很严厉，但是被批评的人却很愿意接近他。德成也不例外，挨了批评以后，他急忙跑到宋维群前边，用手电光探着路，关照着宋维群：

“老宋，慢点，前边有泼的水，你绕一下。”

……

宋维群从小管家回来，已经小半夜了。大门没有关，房

里点着灯，秋菊和孩子们都睡了。他不满意秋菊：为啥点着灯睡觉？又一看躺在炕上的一堆孩子，他心里想：不能怪她，她实在是够累的了。

他走到炕前，俯下身子，看着睡在被窝里的小龙龙。这孩子睡得挺香甜，呼噜呼噜的鼾声，划破了夜的寂静，他生活中的不幸，好象根本没有发生似的。宋维群见他小胳膊露在外边，给他把被头往上掖了掖。

一拉被子，秋菊醒了。忽碌翻起，盯住他问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黑夜早点回来？你又这会儿才回来，我们也没关，灯也没熄，等你等的我睡着了，唉……”

宋维群抱歉地笑了笑，问：“小龙龙睡的时候哭来没有？”

“没。”秋菊指了下躺在墙根炕头的几个孩子，“有咱这几个孩子给他作伴哩，他可高兴啦。”

宋维群听说小龙龙没哭没闹，这才放心了。便脱鞋上炕，准备睡觉。秋菊问他晚上跟德成研究啥，直到这时候才回来。宋维群简短的说了说，猛想起他女人是个“没话说”的人，怕他白天去大队以后，她接受了队里对小龙龙的照顾粮。就嘱咐她：“我不在家，不管是谁送来的东西，咱一点也不能要它。”

秋菊眨着眼皮，顽皮地问：“怎么？你又是没病防病的吧！”

宋维群躺下以后，睡不着，摸着小龙龙的脑袋，向他女人说：

“秋菊，往后对待小龙龙可得跟咱的孩子一样呵！这是个可怜的孩子，没爹没娘……”

“快睡吧，”秋菊打断他说，“熬了半夜眼，不知道你有多大精神，想了东又想西，一天到晚，你那颗脑袋就不闲一下。对别人不放心，对自己的老婆也不放心，你看我是不是那号当后娘的心？”

“我不是对你不放心，我是……”

“你是怎么哩？”秋菊又打断他，抿嘴笑道，“又是那句老话：没病防病的吧！”说完，两口子都笑了。

公社的所在地是个集镇。宋维群要去公社开会，正好这天逢集哩。临走时，宋维群找不见他的馍袋了，问他女人，他女人不说见也不说没见，只管说：“我把钱和粮票都装在你身上了，今天逢集哩，开完会，你进一次人民食堂怕啥！每次去开会，你老是啃凉馍喝开水，家里又不是过不去，你对你自己，刻薄成那样要咋哩！”

宋维群一贯很节俭，从来不乱花钱。秋菊觉得全大队的工作就够她男人忙了，再不吃喝上点，日子久了，累不垮也要拖垮哩。为这事，两口子经常争来争去。现在，宋维群一听秋菊这么说，就知道馍布袋是她给藏了。他知道他女人的心思，拍了拍衣袋说：

“好，听你的话，今天就改善一次生活吧。”

因为逢集，公社的会开得早也散得早。散会后，公社书记让大伙到街上转一转。宋维群想：今天逢集哩，既然来了，就跑一跑，顺便买点东西。他沿着街由东头走到西头，

两旁摆的东西倒不少，他连一样也舍不得买，最后来到供销社门市部里，看了半天，买了个书包。

从供销社出来，太阳已经偏西，肚子有点饿了，他走到营业的食堂门口，抬头一看，里面坐的满是人。他不习惯在这样的场合吃饭，试了几试，没有进去。最后想道：算啦，这顿饭节约了吧，离家只有十多里路，走得快点，到家再吃。

回到家，天已黑了，只见他那三个孩子和小龙龙围着灯正在做功课。他很高兴，走过去拿起小龙龙的课本，翻了几页，说道：“龙龙，我考你一考，你从第一课往第四课背，若是能背下来，我奖给你一件好东西。”

“爸爸，我来背，我来背！”宋维群的三孩子，跟小龙龙是同班，听说爸爸有奖励，就自报要背书。

“等一等，先让小龙龙背！”

小龙龙仰起脸，显得很懂事的样子，沉思了一会，便巴巴答答背了起来。背完，朝宋维群问：

“我背的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宋维群点着头说。从腰里掏出一卷东西，凑近灯光，往开一抖，笑道：“龙龙，你瞧这是啥？”

“呵，书包！”小龙龙高兴地直拍巴掌。

“这是给你买的。挎上它，好好上学呵！”

小龙龙接过书包，喜得小嘴巴，再也合不拢。

“爸爸，我也给你背！”小三眼热小龙龙得了个书包，不管爸爸同意不同意，便嘟嘟嘟背起来了。背完，也照着小

龙龙刚才的样子，问爸爸道：

“我背的对不对？”

宋维群笑了：“对。”抱起小儿子亲了亲。

“你奖给我个啥呀？”小三性急地问。

宋维群把小儿子放下，爱抚地拍着小脑袋：“好孩子，你有书包哩，等爸爸再去公社开会，一定给你买支好铅笔，行吗？”

小三把嘴撅起来了。

秋菊把小三拉到怀里，哄着说：“你们都有书包，就是小龙龙没有，每天相跟着上学，都应该有个书包！”

秋菊把小三哄笑了，忽然一摸维群的口袋，钱和粮票都在里边，她掏出来数了数，粮票没有用，就是钱少了一元。她看了一眼小龙龙手里的书包，啥都明白了，心里不由得难过起来。说：“你又是饿回来了！”

维群说：“食堂人太多，我没有进去。”

“为啥不早说你没有吃饭？”秋菊拉开抽屉，取出个蒸馍，又端出一碟油辣子：“先少吃两口，压压饥，我马上给你擀面。唉，你这个人，真不能说！”

宋维群刚放下饭碗，德成领着个干部找来了。一见面，德成就介绍说：

“宋支书，这位同志是从河南来的，他就是小龙龙的舅舅。他是今后晌才来的，听说你在公社开会，我们就没有去大队找你。”

“好呵，请坐，请坐！”宋维群让客人坐下后，急忙就倒

水、敬烟。

寒暄了一番，客人才向宋维群说明了来意。原来小龙龙的舅舅在一个县的供销社里工作，前几天接到姐夫病逝的信，知道外甥成为孤儿了，心里非常难受！信上虽然告诉他，外甥由生产队收养了，但他总觉得当舅舅的也有收养外甥的责任，于是便请了几天假来了。

宋维群听完，心想，舅舅跟外甥，也算骨肉之亲，既然人家有这份心意，就让小龙龙随着去吧。他朝坐在炕角的小龙龙喊道：

“龙龙，过来，让你舅舅看看！”

小龙龙只知道河南有个舅舅，从小没有见过，听说来的这个干部就是他舅舅，要领他去河南，他楞了一会，“哇”地哭了。宋维群以为小龙龙想起爹妈了，就哄劝道：“龙龙，跟你舅舅去吧，你舅舅那里可好哩！”

小龙龙扑过来，抱住宋维群一只胳膊，哭得更厉害了，“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就要在这里。”

德成见小龙龙伤心的那个样子，就向客人解释道：“小龙龙在我们宋支书家里，比他亲爹亲妈还照护得好哩，你看，他在这里还不到半个月哩，就赶也赶不走了。……”

小龙龙的舅舅作难了：“队长，孩子在宋支书这里，我当然放心。不过，说老实话，我想把孩子领走，是怕宋支书一家人跟着这孩子受累呀。”

“龙龙他舅，”秋菊接嘴道，“你这话说得太外气了，小龙龙在我们这里，一不要我抓屎，二不要我倒尿，每天做